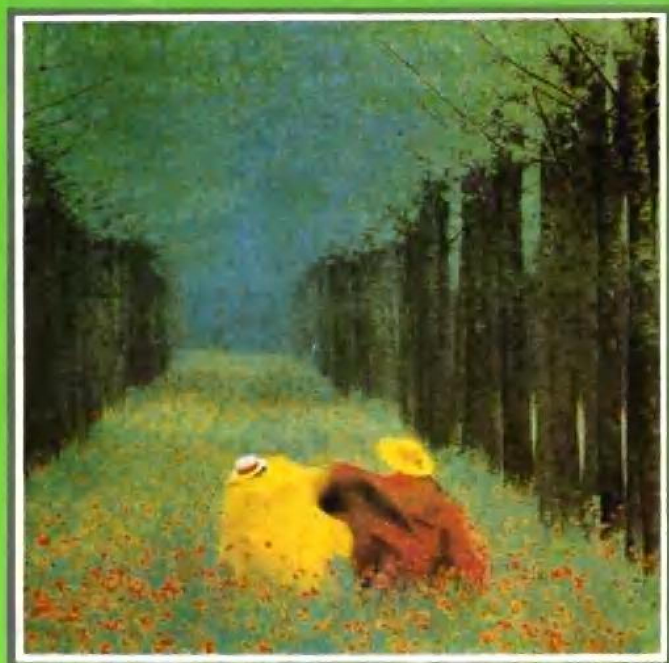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是我，是风

—劳伦斯妻子回忆劳伦斯

HFCYC

HONGFANCHUAN YICONG



.6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充满温馨情感的回忆录。

作者以秀丽、细腻的文字，回忆了她与D·H·劳伦斯一起生活的日日月月。这里有生活的快乐、情感的激荡、痛苦的折磨。它向我们展示了劳伦斯易感而脆弱的内心世界。

本书语言清丽、婉约，处处充满柔情，有一种散文诗般飘逸的意境。它可以帮助读者透过那些以性爱为主题的小说，而寻找到一个独特、真实的劳伦斯。

不是我，是风

(英) 弗里达·劳伦斯 著

姚暨荣 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8 1/4 插页 字数170,000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 000

ISBN7-5306-0600-X/I·519 定价：3.30元

目 录

楔 子.....	1
相 遇.....	5
双双出走.....	9
伊萨特尔.....	31
徒步去意大利.....	45
1913—1914年.....	63
一次大战.....	76
劳伦斯和我母亲.....	92
战 后.....	96
美 国.....	130
返回欧洲.....	165
夜 莺.....	187
信 札.....	195
接近尾声.....	251
结束语.....	262

楔 子

昨晚还是那么寒气料峭，尽管已经到了五月中。

这儿是一片草原牧场。草场的东北部，横亘着桑格里的克里斯托山脉，山坡缓缓地伸向远处的沙漠。夜幕中，高大的松树如黑黝黝的步哨，伫立在这二十英亩的苜蓿地边。越过这片松林，便是一片云朵般飘浮的沙漠。这儿，你可以纵目远眺，看见陶斯^①那地方闪烁的几点灯光，一堆牧人燃起的篝火。一切的一切都笼罩在缀满繁星的天穹下。繁星高挂在松树枝头，高挂在那棵布莱特画有劳伦斯肖像和凤凰的大树上，依偎在大山的轮廓旁，闪烁于银河之外。万籁俱寂，唯有星星。除了星星还是星星。

今天清晨，加利那峡谷流下来的水在灌溉渠边还飘着粼粼的冰块。这冰是从高山上融化下来的。流水匆匆，仿佛歌唱着流经我的血液。

可现在，时至正午，天气暖融融的。那地处低洼的沙漠沐浴在多云的阳光下，一团团云朵在那儿投下一个个圆圆的阴影。苜蓿地一片葱翠。近几天的太阳催发了苜蓿的绿叶。

^① 美国新墨西哥城镇。劳伦斯夫妇曾在那儿生活过。

此刻，我正在劳伦斯和那些印第安人修建的小木屋里，端坐在劳伦斯制作的椅子上。椅子上蒙着一块刺绣。记得刺绣的坯布是我们在巴黎的帕伊大街买的。刺绣花了我不少时间，而每当我乏了时，劳伦斯便接过去绣几针。

这是一把漂亮的椅子，尽管十分粗糙，粗糙的就象是用铅笔刀削出来似的。

我就这么坐着，试图写些什么。

我原先并不打算写这本书。我希望把自己的沉默献给劳伦斯。他会希望我写这本书吗？他会象平时鄙视其他知识妇女那样嘲笑我吗？我写的东西能有价值吗？

我写这本书是自吹自擂吗？我想是的。但吹出来的能不能是一种清脆而令人振奋的声音，会不会只是一种呼哧呼哧、走调的怪音？我能听见我们真正的生活之歌，听见那快活、大胆而略带悲伤的旋律吗？

不管怎么说，这是我的书，我正在写这本书。我理解了一切了吗？或者，我只是在记录一些毫无生气、令人乏味的生活事实？

我真的有必要这么写吗？劳伦斯已经说的不是比我想说的要强千万倍吗？这本书，这本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、能有用处吗？能给人带来欢欣吗？后人会从我们生活中汲取教训，发扬优长，避免我们所犯的错误的吗？

我默默地思考着……

无论如何，我将尽可能诚实地记载我们的生活。我和劳伦斯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才使我们两人对某个真理达成一致。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实在是苦得很，然而又是其乐无穷。一是

一，二是二，没有任何修饰和装腔作势。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生活事实，得出了一种永恒的真理。

无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什么，究其根本，都是因为我们之间那种不变的默契，都是围绕着我们周围层出不穷的新奇事。

我们有那么多“战役”要打，那么多的东西要摆脱，要超越。我们俩都是伟大的战士。

我们要解决一般夫妻间的争吵，以求得平衡，防止一边越位而引起整体的倾倒。这种人类关系的平衡是劳伦斯探讨的一大主题。他认为男人和女人都应该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，但同时又必须保持一种相互的契约关系，就象北极和南极，囊括它们之间的整个世界。

此外，还有阶级的差异。我和劳伦斯分别来自不同的阶级，我们都必须超越自己的阶级，再生于我们独立自我的本质之中。这个本质比任何阶级分界都来得深刻。

除了阶级，还要跨越种族界线。他是英国人，清教徒，严峻而坚定，具有很高的觉悟和责任心；而我，则是个德国人，模棱两可，摇摆不定，象孤云般四处飘游。

只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强烈的创造新生活的欲望。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真正地志同道合了。

至于说已经理解了劳伦斯或试图解释他的思想，我想我还不至于这么傲慢，这么蠢。我们在一起远不止只是理解。理解只是我们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内容。我们有那么多的理想，那么多无法企及的，未开垦的领地。从本质上说，劳伦斯和我都喜欢探险，所以，我们一直在那儿探索着。

我只知道我总是感到他是个谜。有时，这种感觉压倒了一切，使我失去了自己的意识，就象大火燃尽了我的身躯，只给我留下敬畏和惊叹。

有时，我恨他，恨不能把他推开，仿佛他是个恶魔。而在其它时候，我则象对待天气那样对待他。当春天到来时，风和日丽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。可换了一天——咳！一切全变了。天冷飕飕地下着雨。这时，我多想，多想云开日出啊！

我知道天才具有人类全部的情感，从最崇高的到最低贱的。我知道人应该是他自己，无论是好还是丑。

生活和情感在不断地变化。我们不是照片，“纪念碑上的耐心”^①，劳伦斯不是，我也不是。我们的关系不仅仅只是一部浪漫史，就象他的作品不仅仅只是职业的写作一样。

他的爱抹去了我过去全部的羞耻，禁锢，失败和痛苦。他使我获得了新生，变得朝气蓬勃，象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，无忧无虑。他为我生存的自由而战，他赢了。正如他的写作。他以自己对同胞强烈的责任心和爱心，力图用自己的作品使他们摆脱陈腐的过去，搬掉压在他们头上的、历经几个世纪的僵死的思想 and 情感。

世人能象我一样从他身上得到不少教益吗？但愿如此。但愿将来会是如此。

① 莎士比亚《第十二夜》中的一个比喻。

相 遇

想起来让人吃惊，劳伦斯当时竟会对我一见钟情。我无法想象自己在当时会是个很可爱的妇人。我那时已三十一岁，有三个小孩。我的婚姻似乎很美满。我拥有一个女人可以要求得到的一切。然而，正如劳伦斯所说的，当时的我象一件“被缠得乱七八糟的罩衫”。

遇到劳伦斯之前，我结识了一位弗洛伊德的忠实弟子，因此，满脑子都是些没有消化的理论。那位朋友对我启发很大。在那以前，我象一个梦游人一样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固定模式里，是他唤醒了我真正的自我。

出生或再生决不象开玩笑那么简单，让自己进入内在的自我，那使你区别于他人的自我，委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。

人们常在那儿谈论性，我实在无法理喻他们的意思。听他们的口吻，好象性是只青蛙，会自个儿活蹦乱跳，同生命的其它部分，同一个人的成长、成熟毫无关系似的。人们所说的那种性，我永远理解不了。我应该十分感激地说：性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。

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是毫无益处的。我完全相信：如果“性”是自由的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会直接进入天堂。我这个

人总感到同社会格格不入，因而备受折磨，深感孑然。进入内在自我的过程使我失去平衡，感到孤立无援。当世上那么多人的想法与我相悖时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但我不能自暴自弃，不能屈服。我并没有感到四面充满敌意，而只是感到格格不入。我无法接受这个社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劳伦斯闯进了我的生活。

那是1912年4月的一天。他来我家吃午饭，同我丈夫讨论去一所德国大学任教的事。当时的劳伦斯也正处在他一生的关键时刻。他母亲的过世第二次摧残了他的健康。他放弃了在克罗伊登任中学校长的职位。他已告别了他过去的生

活。他进屋时，我和他打了个照面。瘦长的身躯，快捷的双腿，举止轻松而充满自信。他显得那么的平凡，或许正是这种平凡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我们四目相视，但不仅仅是目光的交流。呵，这会是一只怎么样的鸟呢？

午饭前的半小时，我们俩在我的卧室里交谈。法国式的落地扇敞开着，春风吹拂起窗帘，我的孩子们在草坪上玩耍。

他说他已经完成了他探索女人的抱负。他措辞激烈地指责女人，我颇有兴趣地听着。在那以前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这样的观点。我哈哈大笑，但看得出来，他曾花了很大的努力，不是在开玩笑。我们在一起谈论了俄狄浦斯^①，通过交谈，彼此开始有了理解。

^①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子，后杀父娶母。俄狄浦斯情结系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一大理论。

那天晚上，他告辞出去后，一路走着回家，这段路至少要走五个小时。不久，他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你是全英格兰最出色的女人。”

我在回信时写道：“你又不认识全英格兰所有的女人，何以知道我最出色？”他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告诉我：“你根本没注意到你丈夫的存在，你根本没把他放在心里。”说实在的，我不喜欢他这种率直的批评。

复活节那天他又来了，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。我的孩子们在花园里搜寻复活节蛋。

女佣们也都出去了。我想烧点茶，去点煤气灶，可又不知怎么总也点不着。对此，劳伦斯变得脾气很坏。直接了当的批评！这可是我的上帝不那么习惯的。

不过，劳伦斯倒是真正地了解我。从一开始他就看透了我，就象看透一层玻璃，发现我是在强装出一副笑脸。我原以为脸上露出悲哀是可鄙的，卑贱的，邪恶的，但他却看透了我满面春风的坚硬外壳。

我至今不能理解的是，他怎么会在那时爱上我，需要我。无疑，我的确拥有他所谓的“脑袋里的性”，一种证明女人会钟爱男人的理论。但事实上，我真正的自我却胆小得很，象野生动物似地逃避同他人接触。

就这样，我们的关系发展了。

有一天，我们相约在德比郡火车站会面。我的两个女儿也跟着我们。我们在早春的森林和田野间漫走了很长一段路。其间，两个女儿象其他小家伙一样，东跑来西跑去。

我们走到一条小溪边。溪上横跨着一座小石桥。劳伦斯

给我的孩子做了几只纸船，放进一些火柴，任其悠悠地顺流而下，穿越那座石桥。然后他把一些雏菊花放在溪水中，雏菊花面朝上逐流而去。劳伦斯蹲在溪边，尽情地与孩子们玩着，完全把我置之度外了。

突然，我发现自己爱上了他。他触动了我身上一种新的温情。那次以后，事情就发展得很快了。

有一个星期天，他又来看我。正巧，我丈夫出门了。“晚上留在这儿吧，”我说。“不，我不会在你丈夫不在家时在他的家里过夜。但你必须把真情告诉他，我们俩一块儿走，因为我爱你。”

当时我听罢真是吓坏了。我知道这种事会给我丈夫带来多么可怕的打击。他一直很信任我。但是，一种超乎我之上的力量迫使我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。第二天，我便离家出走了。我把儿子留给了他父亲，把我的两个女儿带到了在伦敦的外祖父、外祖母。我在汉普斯特德希思^①同她们告别。内心痛苦不堪，眼前茫茫一片。我隐约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同她们一起生活了。

劳伦斯在森林渡口车站同我碰头。我将随他远去，再也不离开他了。

他仿佛使我的身躯和灵魂摆脱了我过去全部的生活。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把握了我的全部命运，全部前途。而我们相识还不到六个星期。我无能为力，只得听任命运的安排。

① 德国一地点。

双双出走

我们在查林渡口碰头，坐在绳椅上横跨灰蒙蒙的海峡，心中充满了希望，但也不无恼丧。放眼望去，除了灰色的大海，黝黑的天幕，便是颠沛的轮船和我们自己。

我们到达梅斯^①时，正值我父亲在那儿举办他服役五十周年庆典。战前的德国；屋子里住满了我父亲的孙子、外孙和其他亲戚。我只好住在一家旅馆，劳伦斯也住在那儿。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光，乐队高奏，庆贺电报雪片般地从英国飞来。劳伦斯把我拉在一边，让我的孩子在另一边。我母亲想让我同她住在一起，而我的父亲，热爱我的父亲却十分痛苦地说：“我的孩子，你干了些什么呀？我总以为你很有头脑。我想我是了解这个世界的。”我回答说，“不错，你也许了解，但你不了解什么是最好的。”我就是想了解这世上最好的东西。

当时，梅斯正好有个交易会。我和我妹妹约翰娜一起漫走在“快乐的土耳其”货摊，耍蛇人，穿紧身衣的女人和罐罐缸缸之间。

^① 法国东部洛林地区一城市。

当时的约翰娜，或“纳斯克”（我们都这么叫她）正值豆蔻年华，风华正茂，打扮得漂亮入时。突然，劳伦斯头戴便帽，身穿雨衣，出现在一个角落里，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。唉，约翰娜会怎么看待他呢？我心里犯了嘀咕。

他走过来同我们说了几句话，又走开了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约翰娜对我说：“你可以跟他走，可以信任他。”

起初，除了我的妹妹，谁也不知道劳伦斯的到来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和劳伦斯一起在梅斯的防筑工事行走时，一个步哨走来，拍拍他的肩膀，怀疑他是个英国军官。我只得求助于我父亲才得以摆脱困境。嗨，这么一来，一切就都露馅了。我便把劳伦斯带回家去用午茶。

他同我父亲只见过一面，就是在我们家里。他俩目光犀利地对视着——一边是我的父亲，纯粹的贵族；一边是劳伦斯，矿工的儿子。我父亲不无敌意地请劳伦斯抽香烟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劳伦斯和我父亲在那儿打架，结果劳伦斯赢了。

对劳伦斯来说，气氛太紧张了。他不久就离开梅斯去了莱茵兰德，我仍然留在梅斯。

下面是几封劳伦斯写来的信。从信中可以从他那一方看出当时我们的处境。

我非常烦恼，又无能为力。我知道这一切也使你十分痛苦。你差不多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。事情就是如此：昨天美妙的东西到今天也许就成了可怕的邪恶。但这没什么，就象患病一样，你所要做的就是咬紧牙关，

盯着墙壁，耐心地等待。

你说你明天要去德国，但即使这一点也无法确定。我必须知道火车的情况。你什么时候出发，哪一天，几点钟，哪趟车，几等车厢？务请尽早通知我。你想，除此之外，我还能干些什么？无论何时，我都会去你那儿——但一定要告诉我何时可以去。

此时，你的大脑里一定在经历一场狂风暴雨。我感到无能为力，无头无脑的，象个思绪无法集中的傻瓜蛋。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把情况告诉我，确切的情况。我多想替你做这世上一切能做的事，可我却什么也干不了。昨天我以为一切都很美好，但今天我却不喜欢我的情感——不祥的预感。我担心自己会沦落下去，变得象条好不容易从泥土里钻出来的黄鳝，得靠牙齿才能继续生存。在英国，我感到自己透不过气来。真想过去看看你，或者你来看我。

D·H·劳伦斯， 星期二于伊斯特伍德

我明天一点二十五分到金斯渡口，行吗？我今天不能来，因为我在等几件送去洗衣房的衣服，裁缝那儿也有些衣服。我本准备星期五出发，但星期四那天简直什么也干不了。对不起，这可能会使你很烦。

你能到金斯渡口来一下，或派个人来一下吗？或者，尽早给我打个电话，告诉我你的打算。我们现在的处境真让人恼透了。

我时时刻刻都在替你担忧，这是小看你了吗？但不

见到你我实在安不下心来。明天的这个时候，我将到达伦敦。

我希望你自己准备一点钱。我这儿只能搞到十一镑。有位朋友还欠我二十五镑钱，但他现在手头也很拮据，我不想去打扰他。无论如何，十一镑是足够我们去梅斯的船费了。到了那里以后，我会绞尽脑汁想办法的。

唉，天哪，我必须说，加尼特^①所谓的“创造历史”不是世上最舒服的事。如果我能知道你那儿的情况，我也就无所顾忌了。而如今，我终日闷闷不乐，恍然神伤。

等到明天，等到明天，等到明天（我差不多要写上 a demain^②了。）

D·H·劳伦斯

1912年5月2日，于伊斯

特伍德女皇广场

又及：如今我还没向任何人提起我们的事。天哪，但我多想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啊。

D·H·L^③

该死的雨！我想，雨下得这么大，你是不会出去的。不一会儿，我就要去碰碰运气了——已经九点十五

① 加尼特（1868—1937）英国有影响的批评家和审稿人。

② 法语：明天见。

③ 劳伦斯全名的缩写。

分了。我不知道你住的确切地址。所以，如果我找不到你，我将把这封信放在四号。那是我能到达的最近的地方，是这样吗？

如果我碰不到你，那我想今天也就见不到你了。因为今天是个节假日。这我不在乎。我知道，我介意也是无济于事的。

我想去乡村走走，如果那还有一点美好的东西的话。我大约两点半回来。我会尽我所能快去快回的。

让我们离开梅斯吧。告诉埃尔斯^①，我没有发火。我怎么会呢？你是善意的灵魂，和你在一起，又怎么会动气呢？但我希望能够安排我们自己的事。

不要爱我不值得爱的地方——但也不要说我这个人太自私。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是怎么回事。你是想表现出聪明、善良，还是想挽救我的健康？其实，你大可不必。我对明天去你那儿吃午饭并不那么热心——但我完全掌握在你的手心——“哦，主啊，我把自己托付于你……”我希望你做你想做的事，而不必去考虑我去你父亲家这类小事。说来奇怪，现在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。

我爱你。但每次我说这句话前，总是缄默无语，说不出口。也许，这只是我的英国血统在作祟。

把我托付给你妹妹。我很喜欢她。我想对她说，——这对你说了也没用：“Ayez pitié de moi”^②

① 本书作者的妹妹。

② 法语：请可怜可怜我吧。

真的，我不是在开玩笑。这儿发生了什么，抑或没发生什么对我来说都关系不大，而在这几天里，这一点，倒是十分重要的。如果你扳扳手指，数数你在德国的日子，然后把它们同接下去将要在诺丁汉^②呆的日子比较一下，你就会发现你是在廉价出卖主权（别介意，我不过说说而已）。是的，你并不想那么做，可事实上主权正在一分钱一块地卖出去。

别因为我这几句话而难过，否则的话，我就要——让我想想……，我就要进寺院修道去了。其实，这旅馆就已经很象一座修道院了。

这是我让你离开我的最后一天。尽情地利用它，玩得开心些。

于梅斯

我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这两个小时，我纹丝不动，只是这么坐着，想着。我已经给埃尔斯写了一封信，你当然不必把它寄出去。但你必须告诉她我说的一切。对我来说，再也没有什么羞耻可言，也无须任何谎言。让它们去干它们的吧。真蠢！再也不需要托词，撒谎，中伤，害怕。我感到自己差点儿要被闷死了。这除了拖延还能是什么呢？不，我受不了了，太糟糕了。我爱你。让我们正视一切，承担一切，忍受一切。这种在烂泥底下的匍匐我实在受不了。

② 英国城市。